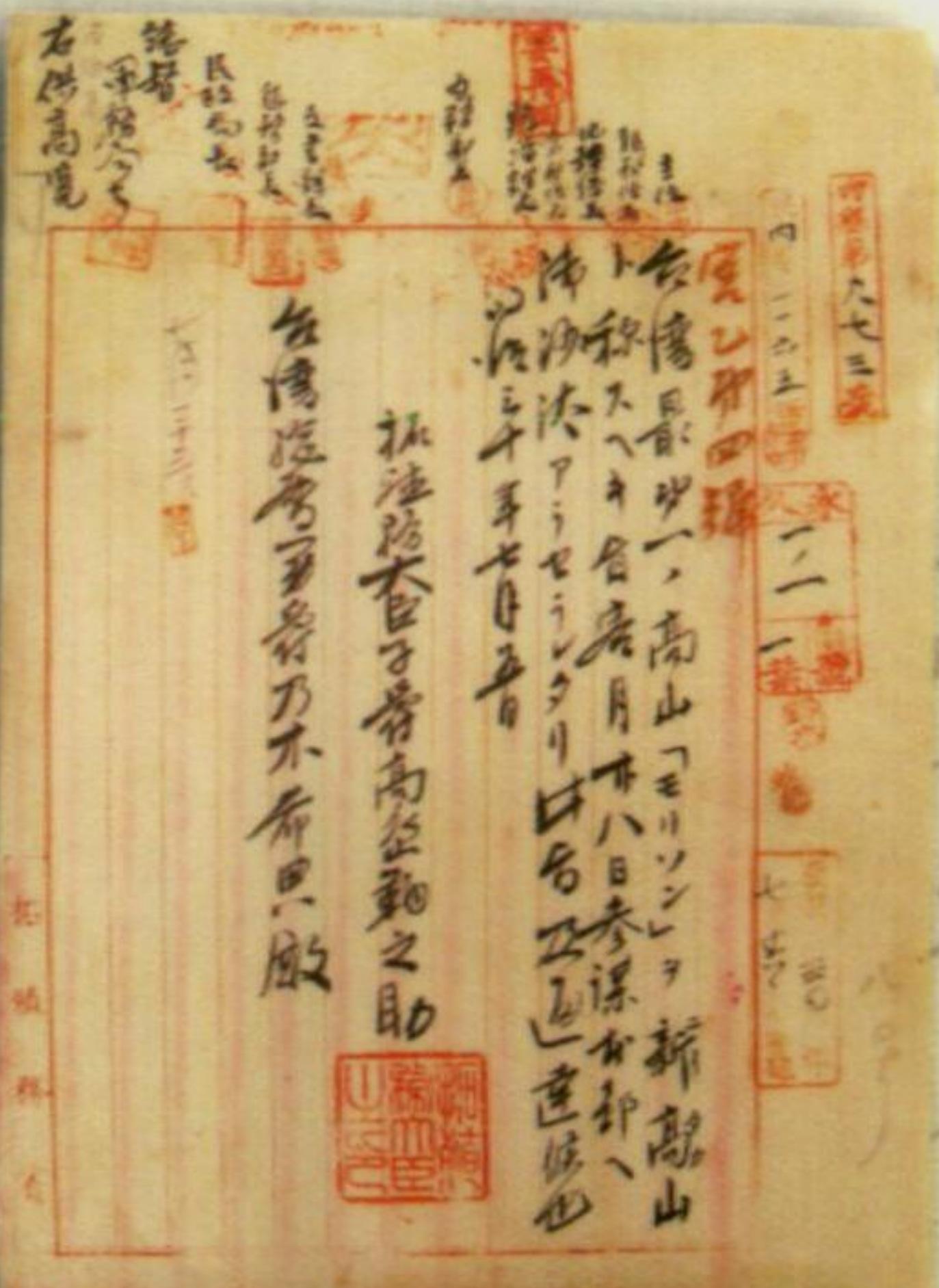


臺灣傳文獻別冊 10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三ノ得タルモノ其區域政化ノ未至
シ昨年九月始メテ竣功
メ本年六月將ニ之ヲ用
臨ミ殿下ハ副官ヲシテ御
至リ之ヲ奏上セシメラル是
ハルヤ忝クモ新高山
リタリ乃チ之ヲ地圖上
拉テ萬古不易ト謂フ
猶ホ家
テ生ル

聖德ノ碑
碑名シ



目 錄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一九三〇年的台中州（五）

—海岸地帶 13

撰文／齋藤 齊 譯／何聰明

中部科學園區發現之西屯
清代窯址初探 18

文・圖／蘇全正

千里有緣紅線牽 29

文・圖／何培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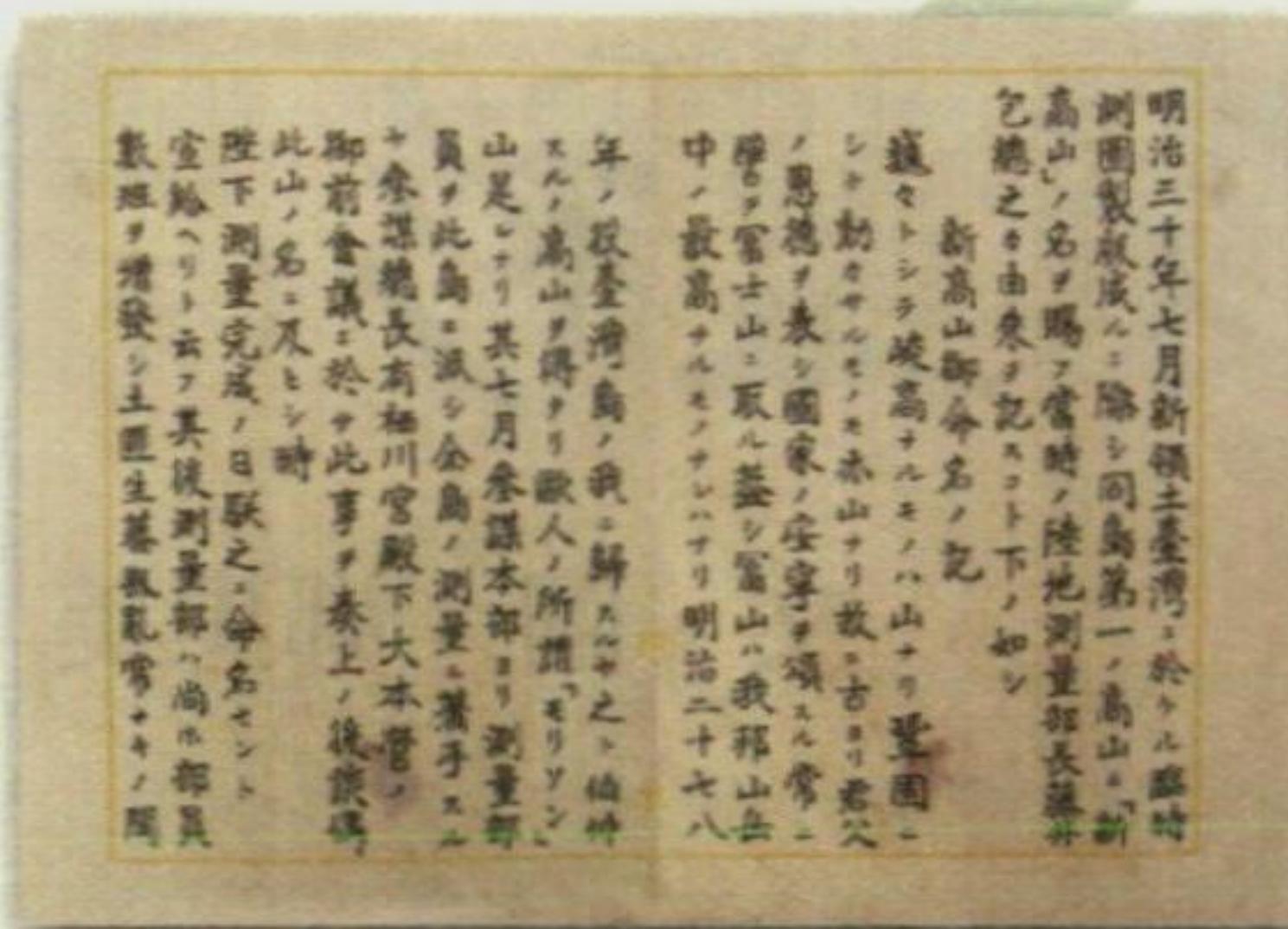


花蓮豐田村日治時期遺跡（下） 8

文・圖／潘繼道



臺灣文獻別冊 10



「新高山」名稱探源 37
文·圖／陳文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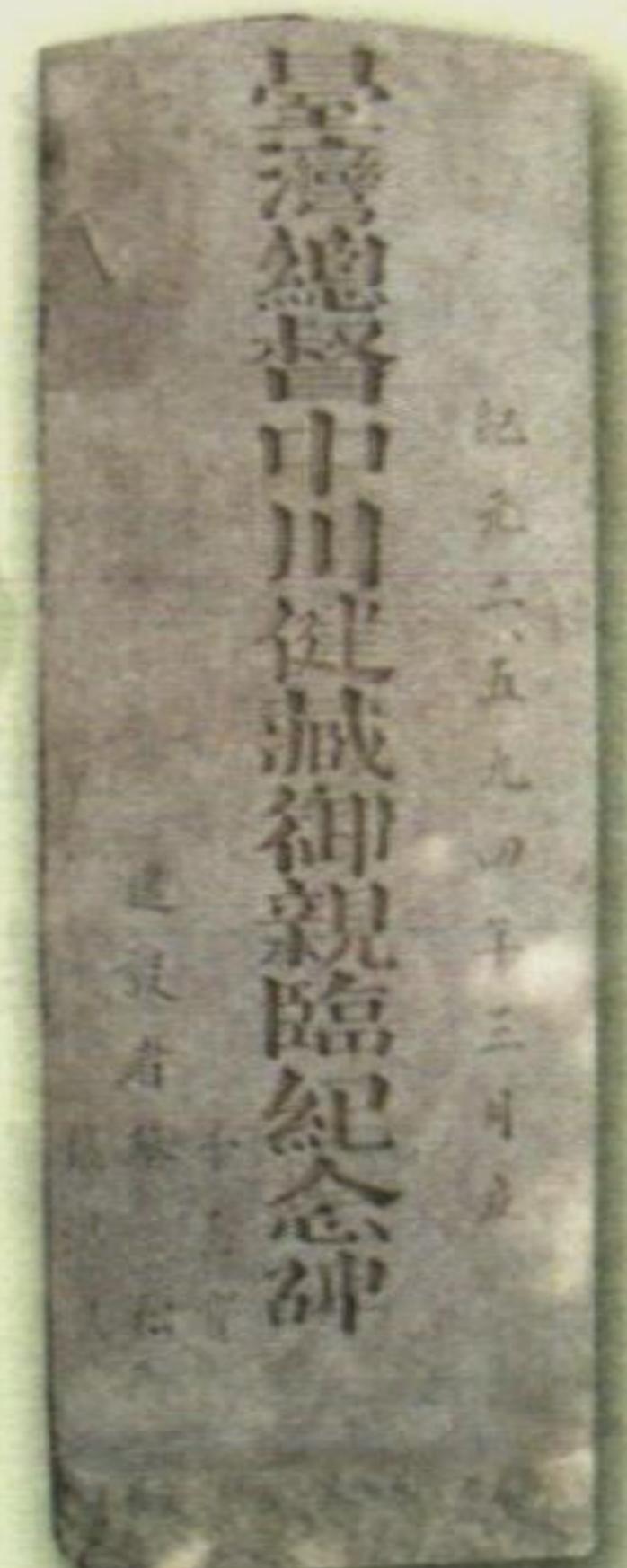
跨世紀的對話—
戰爭經驗再思考 43

文·圖／蔡旺洲



用鮮血掙來的霧社農校 50
文·圖／李展平

林內鄉九芎林模範部落的見證
—中川總督親臨紀念碑 56
文·圖／劉澤民



花蓮豐田村 日治時期遺跡（下）

文・圖／潘繼道

二、「俱會一處」碑

今豐裡國小（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豐田小學校）附近為日治時期豐田村的中里（なかさと）部落，其西南側的前方有一小巷子，裡面是周先生的家。其屋子的右斜前方有座石碑，背面寫著「昭和十年七月吉日建之」；石碑的正面上則寫著「俱會一處」及「松林」，香爐下仍擺置有數顆頭骨；石碑的側面寫著「臺灣初代昭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據說豐田移民村的日本人身故火化後，大多會將骨灰安放於此。¹ 所謂的「俱會一處」，乃指人在去世之後往生極樂，「凡聖同居」（與諸佛、諸菩薩聚會）之意。

¹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豐田日本移民村導覽〉（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圖1 / 「俱會一處」碑正面



圖2 / 「俱會一處」碑背面

三、豐田村移民指導所

豐田村移民指導所開設於大正二年（1913）四月，廢止於大正七年（1918）三月三十一日，取而代之的是花蓮港廳豐田出張所的設置。豐田村移民指導所的位置在中里部落，也就是在豐裡國小旁的文化路邊。移民指導所是負責指導移民農耕技術，及示範熱帶、亞熱帶作物栽培，並且解決移民生活種種問題的機構，也等於是移民村的行政中心和移民的庇護之所。² 目前移民指導所雖然有些毀損，但仍可見到它的樣貌。

2 吉武昌男，〈臺灣に於ける農業移民〉，頁554；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頁75、517。



圖3 / 豐田村移民指導所

四、地神碑

地神碑的位置在壽豐鄉豐坪村。豐坪村在日治時期屬於大平（おおひう）部落。戰後當地的漢人將地神當作是民間信仰的土地公來祭拜，並成立土地公會為祭祀組織。地神在日本稱為產土神（うぶすながみ），類似臺灣的土地公。

地神碑原本的位置是在豐坪路上，但因東華大學外環道路的興建及拓寬，而被移走，其基座也因而不見蹤影。地神碑一度被放置在「壽豐無子芭樂產銷所」的地面上，上面蓋著紅布，現在則又移到豐坪村活動中心的南側，並興建安置的基座。它的正面寫著「地神」二字，側面則有「鎮座皇紀二千六百年記念」與「昭和十五年九月社日」。



圖4 / 「地神」碑全貌

目前豐田移民村除了以上所介紹的史蹟之外，仍保有日治時期棋盤式的道路規劃。而日治時期的警察官吏派出所，經過豐田人的維修，成為陳列著昔日照片及工具的豐田文史館；豐坪村更有多座廣島式與大阪式的菸（煙）樓被保存著，以見證豐田移民村的煙草產業。

小結

在筆者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常對一些日治時期的遺跡，因戰後政府未善盡保護之責，及仇日的心理而遭受破壞，深感遺憾。這些史蹟原本可以在今天提供給我們與歷史對話的情境，但因時空的變化而受到摧殘，相當的可惜。少了它們，使我們在

跟孩子述說過去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時，欠缺有力的證據。

——再者，當地人民對異族信仰的包容力（例如豐坪村的地神信仰），及宗教界或民間人士將過去的神社遺跡，以自己的方式保留，或將它轉化成在地的信仰，因而使得一些建築或遺跡被保存下來（例如花蓮新城的天主堂、豐田的碧蓮寺），筆者打從内心致上深深的敬意。

如果沒有他們的付出，我想要還原當時日本人的殖民統治歷史，勢必會更加地困難。在此也期待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周遭的史蹟，不管是什麼時期的文物，都代表臺灣的一段歷史。請試著去付出關心、留下記錄，讓史蹟與我們持續對話，使我們的歷史不會中斷或留白。

（潘繼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圖5 / 「地神」碑正面近景



圖6 / 「地神」碑側面近景

中部科學園區發現之 西屯清代窯址初探

文・圖／蘇全正

一、前言

中部科學園區（以下簡稱中科園區）是國家重大經建計劃及施政重點，並由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籌備處負責籌設工作。台中縣、市基地位於台中縣大雅鄉、台中市西屯區交界處，開發面積分別為304.2公頃，目前園區內已有多家廠商陸續進駐及進行廠房興建工程。然而，此一區域所在的大肚台地，自古即為中部平埔族巴宰海（Pazeh）岸裡社群或拍瀑拉族（Papura）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或巴布薩族（Babuza）貓霧拺社等活動場域，而漢人移民亦在十七、八世紀間陸續移墾定居，附近重

要聚落有西大墩街、水堀頭庄、馬龍潭庄（今臺中市西屯區）、犁頭店街（今臺中市南屯區）、塭雅庄、馬岡厝庄、下橫山莊（今臺中縣大雅鄉）等，甚至存在有許多史前遺址，如已登錄之西屯惠來遺址、南屯山仔腳遺址、麻滋埔遺址等文化資產。

惟有關大肚台地的人文、歷史、地理、自然、生態等研究目前仍顯不足，本文所要介紹的中科園區所發現的西屯清代窯址，即為一例，既未見諸文獻記載，也無相關資料可供查考，故屬首度發現之歷史時期遺址。

二、發現經過及處理情形

（一）發現經過：

由於重大的土地開發案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需進行對自然生態、人文及環境影響等評估，其中也包含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中地下埋藏性文化遺物的調查及處理。

中部科學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即在廠區某光電公司廠房興建工程及園區主要聯絡道路整地工程施作時所發現，根據現場工人指稱，窯址外觀林木叢生且隆起於臺地上，起初挖土機整地時在其週遭鏟出不少的碎陶片，當施作到窯址時，機具無端故障多次且在土墩下緣發現大量陶甕碎片堆積，深恐是挖到民間殯葬習俗—「檢骨」中所謂的「金斗甕」，因而暫停施工，並在第一時間通報台中市文化局及擔任現場工程監測計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教授考古工作團隊人員，惟當時台中市文化局忙碌

於古根漢美術館設置計劃案，亦因中科園區的籌設屬於中央單位國科會之權責，不便貿然處理之故，俟劉益昌教授抵達現場勘驗後，始確認為一座荒置多時的窯址。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園區開發籌備處網頁
<http://www.ctsp.gov.tw/msfwbs/web/>

（二）現勘結果：

劉益昌教授根據週遭地表採集到的清代中葉青花瓷器碎片，初步推斷屬於清代中葉（約1820 - 1850）的漢人窯址，同時依據文資法規定，公私工程施工中發現古蹟時，應即停止工程之進行，並進行緊急性搶救處理。經逐步清理表面雜草及覆土後，土窯輪廓清楚可見。劉教授邀筆者現場勘查後，確認文獻未曾記載及屬首度發現，尤其從窯頂正中發現豎立一根兩面分別刻有「土地調查局」，及「圖根點」的花崗岩石樁，研判此窯在日明治三十年代（1900 - 1911），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推動土地林野調查政策前即已荒廢多時，以致日治時代臨時土地調查局的圖根測量點石樁埋立於窯頂約六、七十公分深處，由於遺址周圍已因工程施做而破壞原貌，僅發現少量散落地面的清代青花瓷器碎片，故未能進一步發現是否有窯址工作人群的居住遺構及生活遺留。

(三) 遺址文物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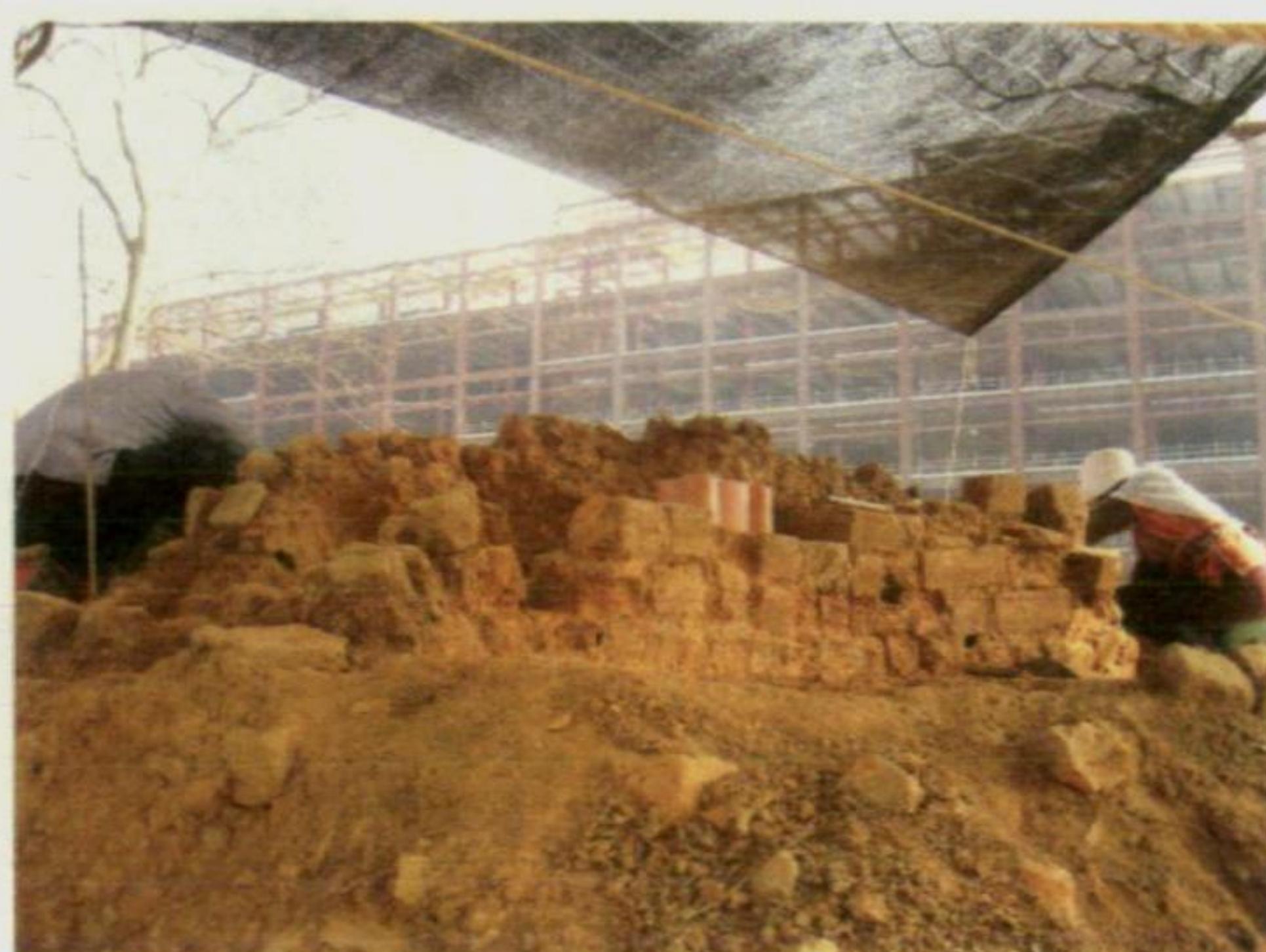
因此，筆者與劉益昌教授根據上述現象，進一步推斷窯址年代約存在於1820 - 1900年之間。目前出土的陶片初步推斷有缸、甕、鉢、皿、罐等，尚有許多不知功能的器皿型制，而陶器可分為有施釉及素燒兩類，窯的結構係以土塊堆砌而成，部分土塊因高溫而燒結成磚塊，而窯旁堆積達一公尺半厚度的破碎陶片，則係高溫燒裂或瑕疵品打碎後所形成的，從其硬度相當堅硬，足見窯火的火候相當高且燃料充足，釉色則以褐色居多，部分有藍色釉，器型則有直徑逾一公尺的大缸、陶鉢、陶甕、陶匣鉢、陶罐等。此外，也發現不少橢圓形狀或用手掌捏握燒結成塊，作為入窯燒陶平穩度的支墊腳。

另筆者曾請文物收藏者郭雙富先生協助鑑識中科園區清代窯址陶片，發現其中有大甲東陶「芨仔釉」及沙鹿陶「淺藍釉」的特徵研判，推斷此窯可能與大甲東窯的發展源頭關係密切，並對沙鹿窯有某種影響。

三、歷史考察

(一) 環境條件及聚落機能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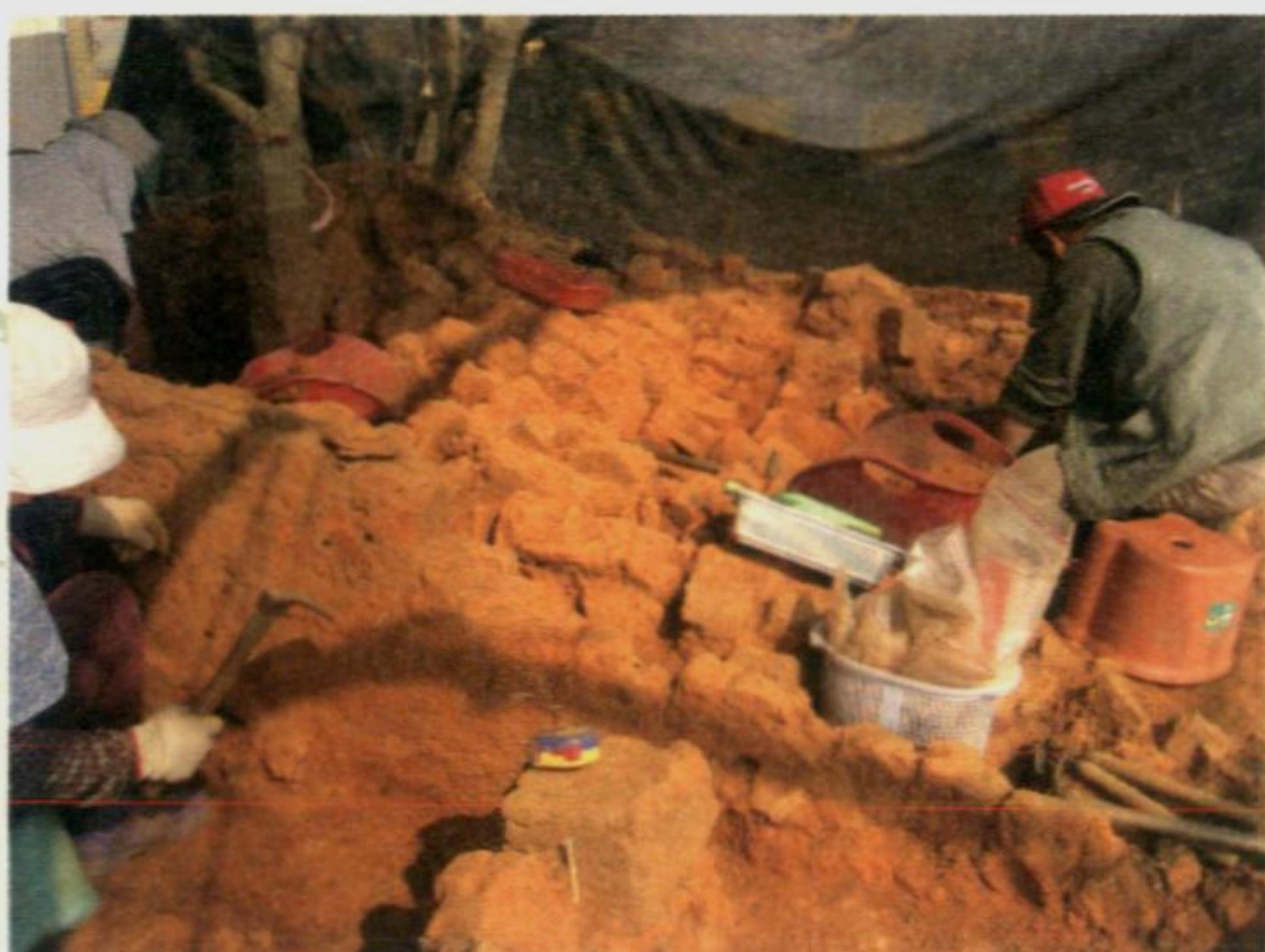
窯址位於今西屯區林厝里的大肚台地



中科院發現之清代窯址發掘作業情形

東側、筏子溪北岸的山麓上，距林厝庄聚落約一公里，水堀頭庄約二公里，且鄰近西屯街區約四、五公里，地勢則從海拔三百公尺降入盆地約五十公尺。筆者根據已知文獻、地方史料和民國八十七年間，在西屯區進行藝文資源調查計畫及對當地耆老訪談過程中，均未曾記載及此，亦無人知曉，就記憶所及台地上橫亙著幾條產業道路，為通往台中縣大雅鄉橫山地區的捷徑，窯址附近地貌，為林木、雜草及竹圍所遮蔽，間有散落幾戶農家，惟當時調查過程中未能發現此窯址。

一座窯的形成須具備基本三要件，即：可供製陶的陶土（黏土）、足夠的燒窯之需的薪材及水。大肚台地山麓在清初郁永河《裨海紀遊》書中，所描述的林木蒼鬱，生態資源豐富的情形，因此薪材取得容易，而劉益昌教授及洪敏麟教授亦分別指出，大肚台地和西屯馬龍潭附近的黏土地層，自史前時代即為燒製夾沙陶的原料，所以製陶原料的黏土不成問題。此外，西屯水堀頭的地下湧泉、筏子溪水和自台中縣大雅鄉穿越台地而來的葫蘆墩圳水（西屯大肚台地段，農民稱為「紅圳」），提供充沛的水源，因此中科院園區清代窯址所在位



中科院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陶器堆積情形

置正具備此三要件，配合清初西大墩街、馬龍潭庄、水堀頭庄、犁頭店街等農業聚落和街肆形成發展及人口增加對民生日用的需求，故得以成為設窯製陶的基礎及推斷依據。

（二）窯業技術溯源：

早期台灣社會（1945年以前）日常生活所需的各類陶瓷器來源，約略可歸納為兩大系統，如下：

1. 貿易途徑：

包括中國大陸（漳州、泉州、福州及廣東潮汕、江西景德鎮等）、東南亞（越南、泰國等）、日本（長崎）、荷蘭、英國、德國、美國等。

2. 本島自製：

（1）史前時代：溯自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7000 - 5000B.P.）起至金石並用時期晚期，距今約400B.P.左右，史前人類已能燒製各種器型及裝飾紋樣的夾沙陶及泥質陶。

（2）荷據、明清時期（1624 - 1895）：漢人設窯燒製磚瓦及生活器物，如南部歸仁窯、六甲窯、台南米市街；中部的南投窯及北部的鶯歌窯等。



中科院區發現之清代窯址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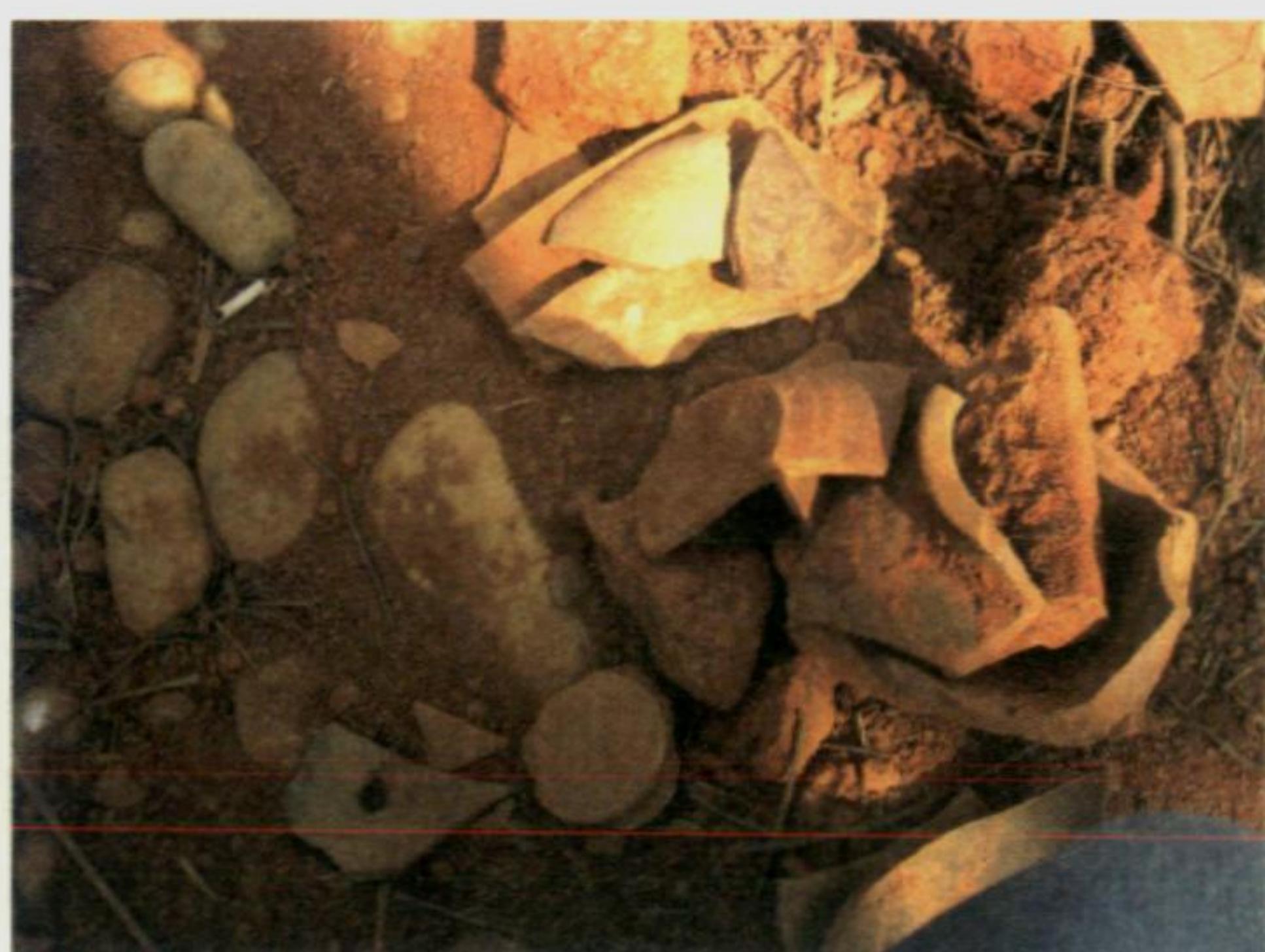
(3) 日治時期（1896 - 1945）：日人在台設廠生產，較著者，如有田燒、九谷燒、清水燒、九谷藤田、小島號、苗栗公館燒、大炕燒及北投燒等。而台人窯廠則有臺中州沙鹿街金福興商會的沙鹿窯、外埔庄大甲東的內窯、外窯、南投牛運堀的南投窯、台南州嘉義埤仔頭金福興嘉義陶器工場及新竹州的金練成、台北州的鶯歌窯等。

（4）戰後（1945 - ）

從以上可知，台灣製陶燒窯技術有承習自漢人移墾過程自中國大陸引進匠師人才者，亦有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自日本引進技術和現代設備者，此外也有史前文化及原住民所傳習之固有者。而考察中科園區清代窯址的陶器製作方法則較接近漢人傳統運用練土拉胚技法，大缸的製作則有類似大甲東窯的擠胚技法



中科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出土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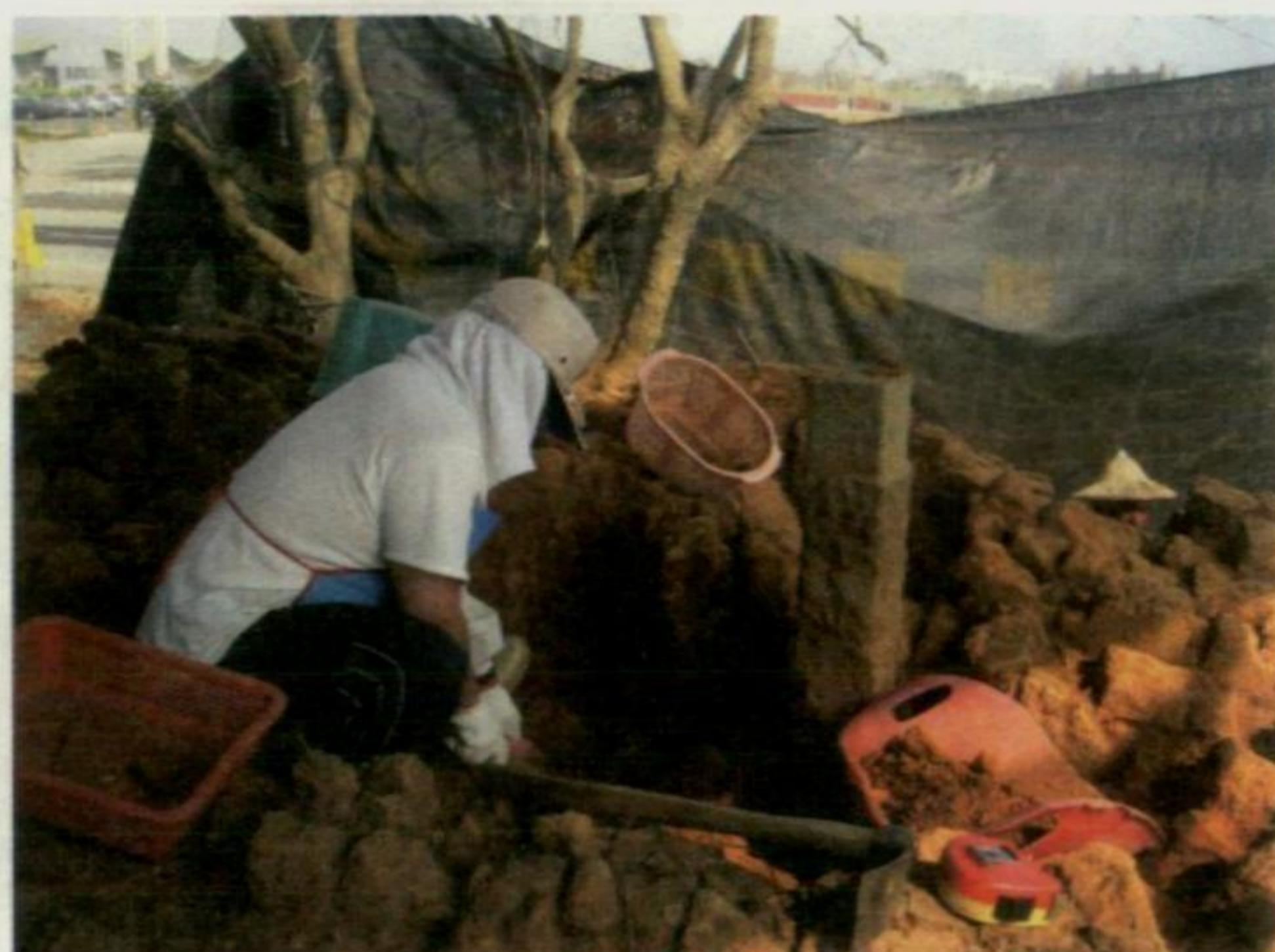
中科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發掘處理情形

，惟其中之關聯尚待進一步之探討。

四、結語

中部科學園區之清代窯址的發現將有助於填補中部開發史和產業發展史的闕漏，尤其對於臺中盆地清代漢人聚落、市街形成和發展、社會生活重構，及本土產業發展模式之探討具有重要地位，將來進一步可提供對窯體的堆砌方式和結構，燒窯技術、陶器型製、陶土來源、產銷途徑及與其他窯廠之關聯比較等探討，俾利建構大台中地區的早期社會生活面貌。

由於窯址位於園區主要聯絡道路規劃上，中部科學園區籌備處經與台中市文化局和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後，決定將窯體整座加固後切取保存，並已於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進行移置原址旁空地作業，預計將來在園區內設置文物館



中科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發掘處理，圖中石樁即土地調查局圖根點定位樁。



中科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搬遷前處理加固包覆情形。

，以保存窯體和出土文物。

因此，中部科學園區發現之清代窯址和保存，無論在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區域開發史及常民社會生活之學術研究，乃至當代創意文化產業推廣、科技與人文結合等方面，均有其歷史意義及文化意義，且屬於全民所共同擁有的珍貴文化資產。

(蘇全正 中台灣區域研究室)



中科園區清代窯址發
現之各種陶器口緣形
制。



中科園區清代窯址
發現之各種青花瓷
器碎片。



中科院園區清代窯址發現之環型陶器形制。



中科院園區清代窯址發現之燒陶支墊用陶餅及泥磚塊。



中科院園區清代窯址發現之各種陶器底部及褐色釉。

～參考書目～

- ◎ 劉益昌，〈存在的未知—臺中地區的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9.6。
- ◎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二冊(下)〉，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
-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 黃李朝瑜，〈淺談臺灣民藝陶瓷〉，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青花特展專輯》，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
- ◎ 方樸生，〈臺灣之硒 生活的點滴.盤仔豆油碟〉，臺北縣：盧麗珠，2001。
- ◎ 中部科學園區開發籌備處網頁<http://www.ctsp.gov.tw>

後記：本文曾口頭徵詢劉益昌教授同意發表，謹此致謝。同時感謝匿名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惟文責仍需由筆者自負。

千里有緣紅線牽

文·圖／何培夫



圖一／月老多作白鬍飄然、手持拐杖、掌握紅線與姻緣冊的長者。

南投縣以日月潭湖光山色、風景秀逸而馳名中外，遂於光華島上興建月下老人亭、鑄造月老像與輯錄籤詞百首；並曾在此舉辦集團結婚，祝福來者「情鍾意切、地久天長」。從此日月潭成為蜜月旅行的觀光勝地，新人水上共譜旖旎風光與浪漫愛情的樂章。但是造化弄人，月下老人亭已毀於「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風光不再。

然而，追求愛情，亘古不變；月老牽紅線，歷久彌新。月老即「月下老人」，又稱「月老公」，專管人間未婚男女締結姻緣。依據《續幽怪錄》一書的傳述：唐人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坐，向月下檢書。韋固詢問，答曰：「天下之婚爾！」又問囊中赤繩，答曰：「此以繫夫妻之足，雖仇家異域，終不可易！」故後人通稱媒妁為「月下老人」，其造像多作慈眉善目、白鬍飄然、手持柺杖、掌握紅線與姻緣冊的長者。

臺灣史上缺乏月老專祠，幸有各地寺廟相關的月老崇拜，流傳著愛的信仰。以下分述今古案例，得見婚姻的豐美民俗：

壹、重慶寺內愛吃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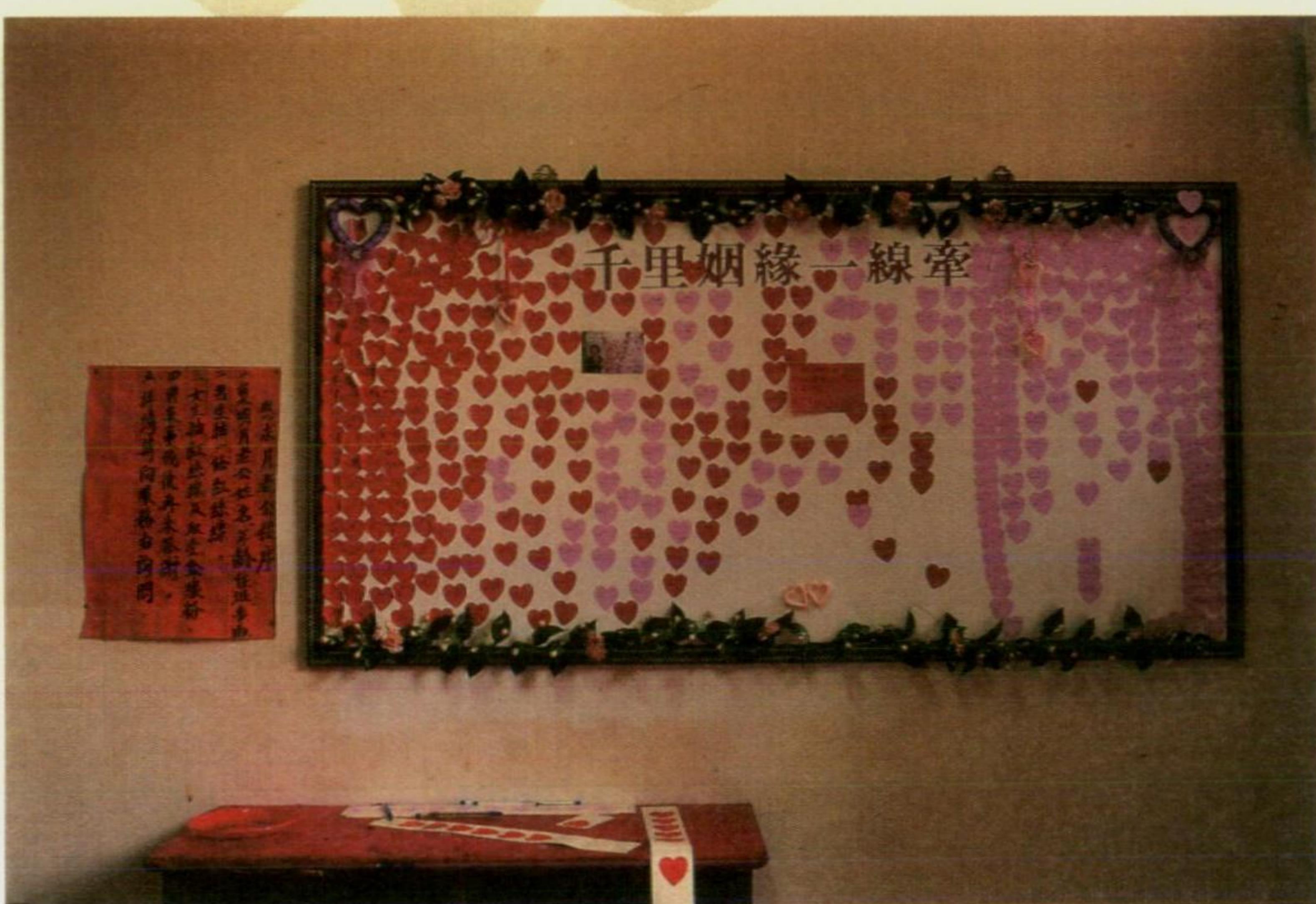
臺南市重慶寺的月老信仰由來也久，更有「速報司」職管各項請求，可以約束先生放蕩的行為；昔日寺內置有醋甕一只以供失和的夫婦攬動，據稱即可令另一半回心轉意，效果頗佳，故民間乃戲稱重慶寺為「醋矸仔廟」。

清代咸豐年間劉家謀《海音詩》有詩記云：「撮合偏饒祕術多，蓮花座下簇青娥；不圖色相全空後，猶捨慈航渡愛河。」並有註腳記云：「男女相悅不得遂者、夫妻反目者，皆乞靈於佛前；置醯甕佛座下，以筋繫髮擾之，云使人心酸；取佛前燈油暗抹所歡者，則變。」

劉家謀對此民俗雖有微言，但是月老牽紅線、燈油點歡愛、醋曇化反目，愛河也要仙佛普渡。今日寺內猶置醋曇乙只，見證俗語所說：「吃醋，乃是重視對方的表現」。

貳、大天后宮內貼愛心

臺南市大天后宮土地公祠附祀月老亦久，左、右兩壁分別懸掛佈告欄，以供黏貼心形的祈求紅紙。左欄上書「千里姻緣一線牽」，男士選用心形粉紅紙而貼於左邊，小姐選用心形紅紙而貼於右邊；不過別忘了填寫姓名與祈求日期，以免香火鼎盛的月老公忘了您是誰而漏牽紅線。



圖二 / 「千里姻緣一線牽」貼滿祈求的愛心

除了貼紙昭告，男女必須抽取月老公的紅線，小姐還要領取白粉一盒，並且擦抹於耳垂，迎向四面八方，具有「招緣」的作用。白粉原係昔日化粧用品，今日多已不用；唯有傳統挽面除汗毛時，或有所見。廟方建議：招緣成功以後，白粉可以當嫁妝，以茲紀念。白粉在月老信仰之下，居然再創商機。

右欄上書「有情人終成眷屬」，凡是情有所歸、心有所屬的祈求者，大多前來還願；但見心形粉紅紙與心形紅紙交疊，象徵「心心相印」，月老公已經促成一對對的佳偶。也有張貼結婚照片，洋溢著喜氣，似乎邀請神明與大眾共同見證。

仔細一看，竟有相同顏色的心形（粉）紅紙交疊，月老也接受同性戀情，跟得上時代新觀念。



圖三 / 「有情人終成眷屬」貼上成雙成對的愛心

參、聖母廟內有紅娘

臺南市土城鹿耳門聖母廟凌霄寶殿於民國八十三年（1994）

附祀月老，香火鼎盛。究其原因，實歸功現場「紅娘」熱心而又親切的服務所致。

男女信徒在劉碧雲小姐引導之下，上香膜拜月老，告訴姓名、地址、出生時辰等身家資料，祈求月老賜予美好的姻緣。劉小姐隨即抽取月老手中紅線，繞過香爐、感受香煙，並且說些祝福的吉祥話，十分窩心；再將紅線與月老照片放入紅色姻緣袋，情繫有緣人，充滿喜悅與希望。

劉小姐臨別叮嚀：有了另一半，不要忘記回來還願，準備「鮮花、四果、素食喜餅、結婚照片與隨喜紅包」即可！鮮花、四果與喜餅用來酬謝月下老人的幫忙，結婚照片或喜帖用來見證愛情的結果，隨喜紅包則是散播一份喜氣與感謝而已。



圖四 / 「鴛鴦譜」愛心成雙、佳偶成對

劉小姐彙整月老歷年業績，一本本貼滿訂婚、結婚照片或喜帖的相簿，證明成果不錯；甚至在左、右通道的牆壁設計「鴛鴦譜」，以看板形式公告結婚照片、結婚日期與膜拜日期。仔細查閱，最快配對成功的時間是十七天！密密麻麻的婚紗照片滿佈「鴛鴦譜」，甚至賦予編號，竟然已有五千多對的佳偶終成眷屬，可謂「十年有成」。

肆、霞海城隍廟內幸福鞋

臺北市霞海城隍廟於民國六十年（1971）附祀月老，香火亦盛。信徒購買供品，即六份紅糖、二份紅線與鉛錢，最具特色。

紅糖代表喜糖，留供廟方製作城隍生日慶典與平日廟會的甜點、進香眾客食用冰品的甜料，以及年貨大街活動的平安茶。紅線牽繫有情人，鉛錢象徵「緣份」（因「鉛」的閩南語讀音與「緣」相同），兩面分別刻「百子千孫」、「百年好合」的吉祥話。一份紅線與鉛錢留供月老運用，一份紅線與鉛錢則自行帶回，長久保存以繫婚姻。



圖五 / 六份紅糖、二份紅線與鉛錢是最具特色的供品。

成功者答謝禮物是訂婚喜餅，經常滿桌；依據廟方統計，答謝者計民國九十一年（2002）有1922對，民國九十二年（2003）有3177對，可謂「成果豐碩」。

城隍夫人除了「相夫教子」的美德，其三寸金蓮號稱「幸福鞋」，居然可以請回供奉。廟方表示：城隍夫人疼惜天下的女人，庇佑女信徒婚姻幸福與家庭美滿；來一趟城隍廟，男有分、女有歸，還可以夫妻恩愛、家庭和諧。月老與城隍夫人的香火已不輸於城隍爺！

伍、結語

臺南市大觀音亭也附祀月老，香爐銘刻詩文，曰「月下配緣眾男女，老皆白首夫妻和；仙術神通能感應，公公慈悲求必成」，似乎祝福著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月老所得酬謝



圖六 / 城隍夫人的三寸金蓮號稱「幸福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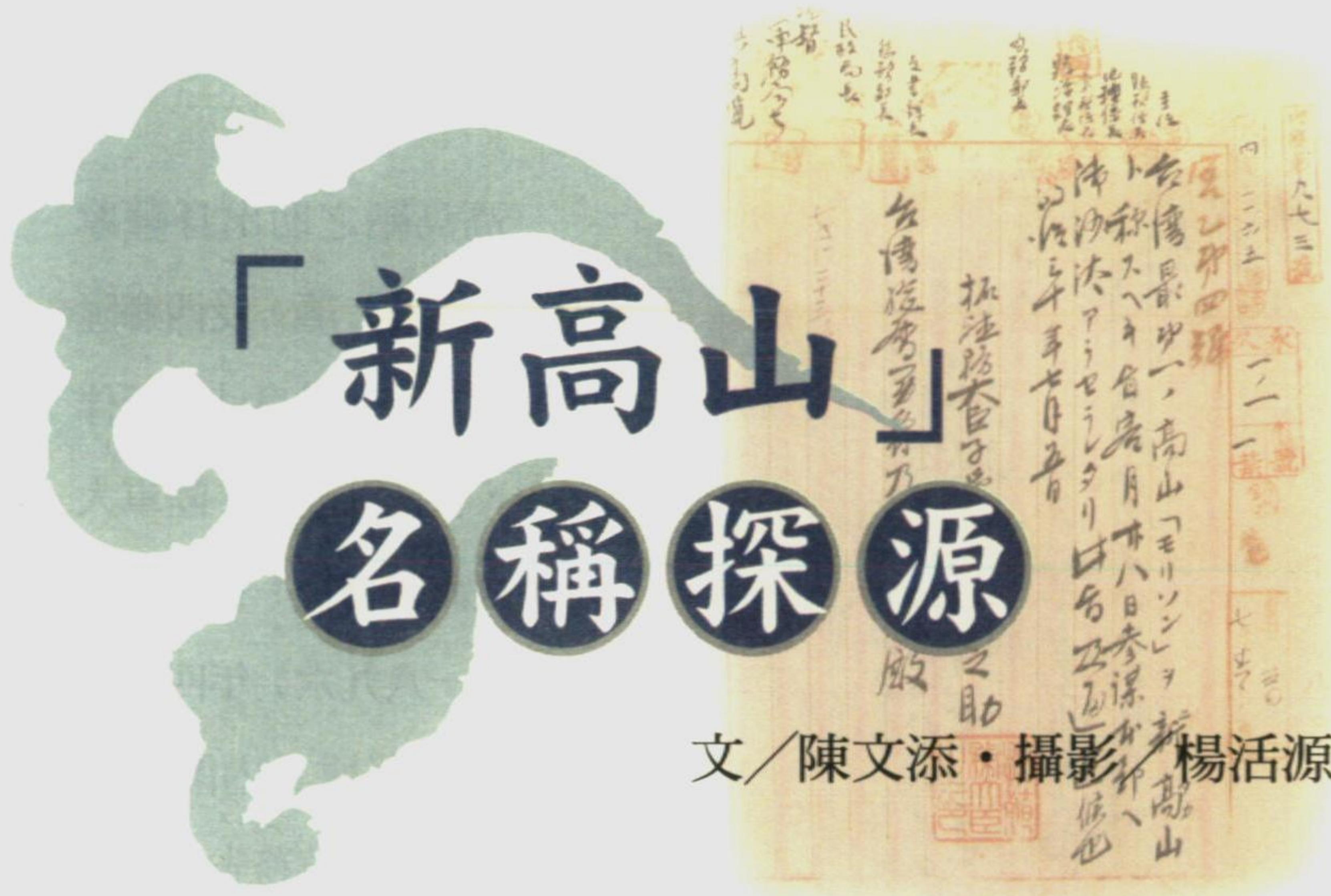
紅綾眾多，披掛滿肩。

世人常說「心中有愛，就是大美」，更要大聲說出「神啊，請給我一些愛情」！

(何培夫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圖七 / 大觀音亭的月老披掛信徒酬謝的紅綾



有關日治期間今日的「玉山」被命名為「新高山」的紀錄，最早見於明治三十〈一八九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甲種永久保存第一卷第一件，屬於第一門皇室門第一類敕語令旨。是由在東京監督臺灣總督府各項政務的拓殖務省，以該省大臣高島鞆太郎名義，在這年七月五日發文給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其全文為：

宮乙第四號

上月二十八日〈天皇陛下〉通報參謀本部，臺灣最高山「莫里遜」山應稱為新高山。特函通知，請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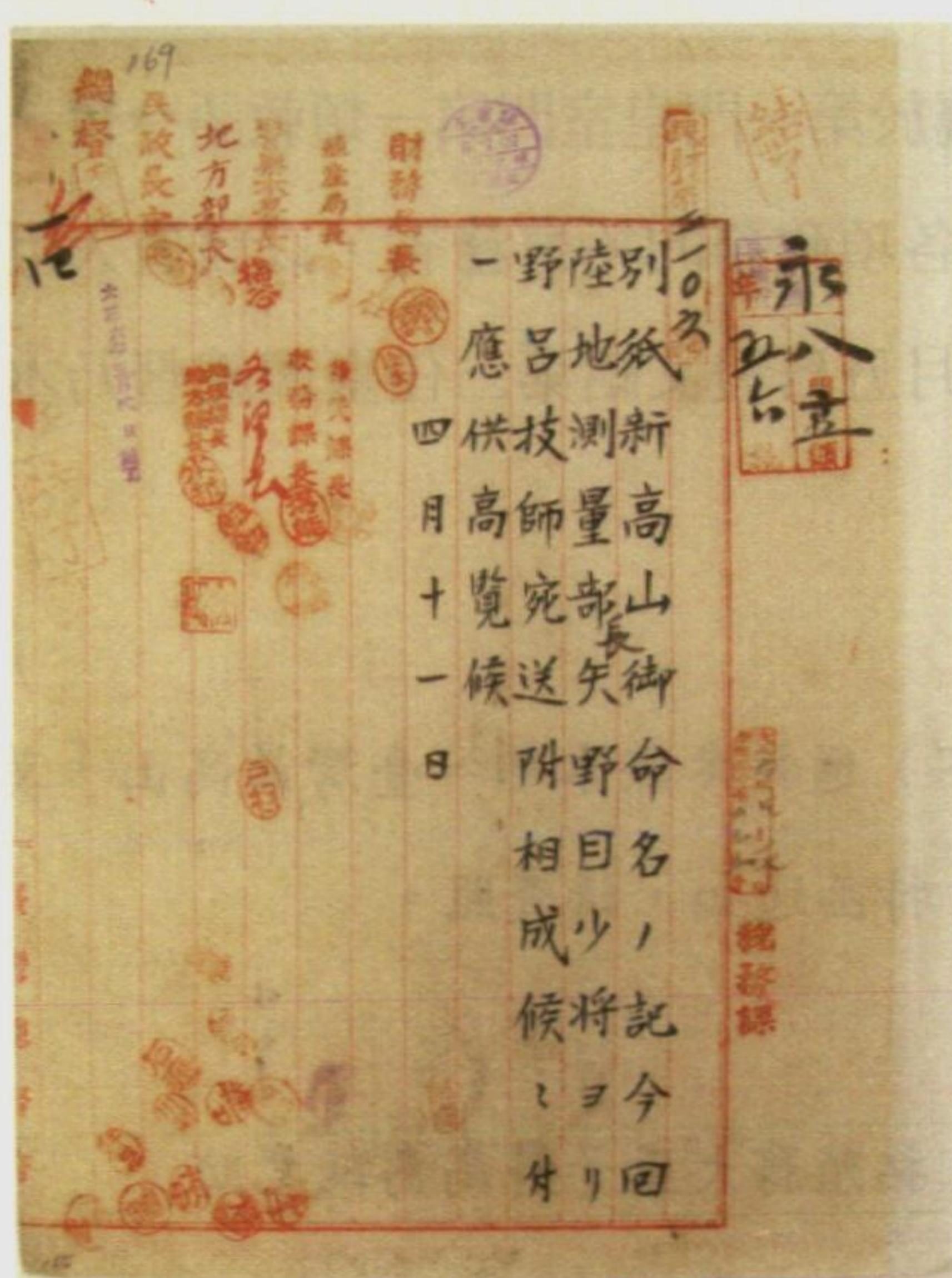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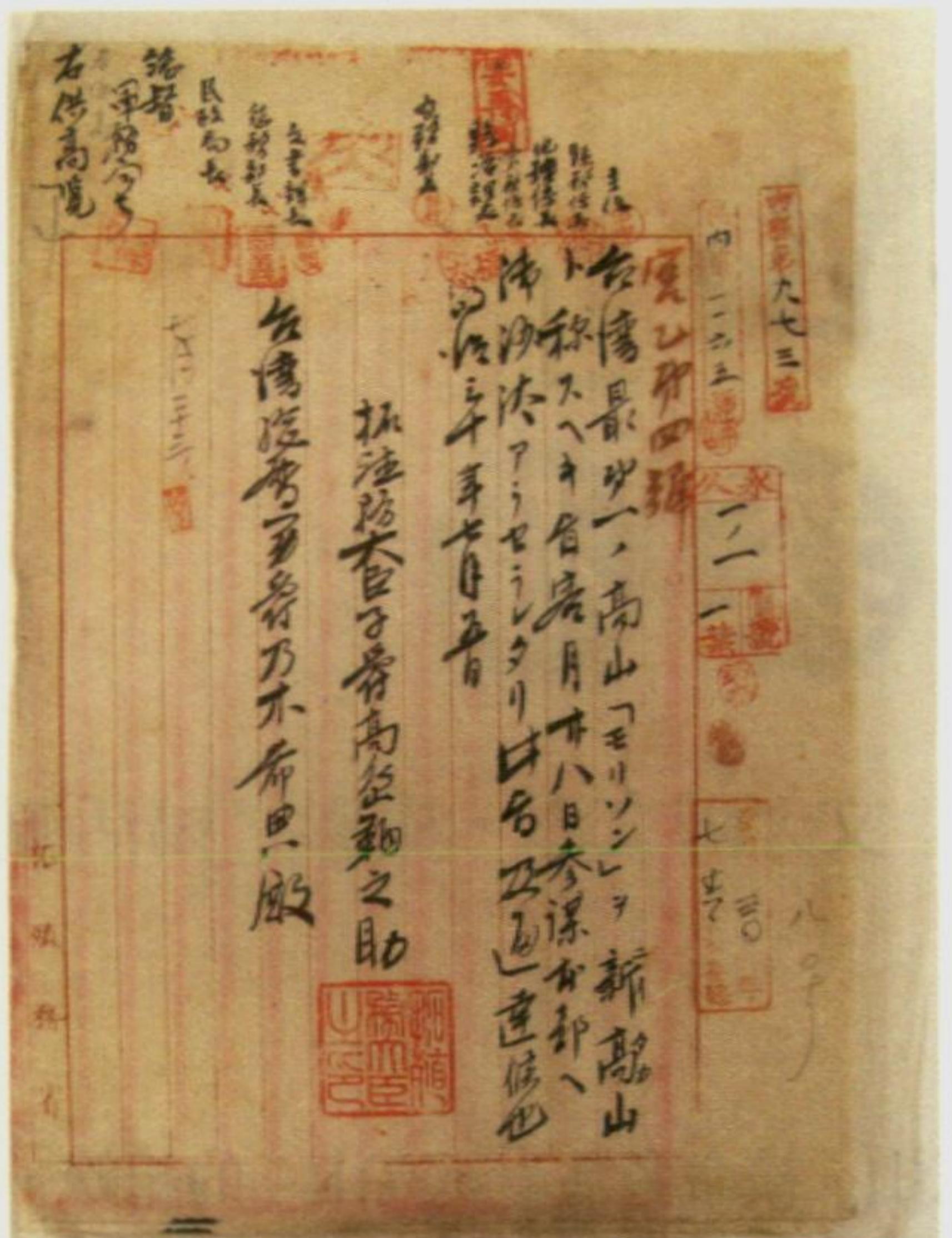
明治三十年七月五日

拓殖務大臣子爵高島鞆之助

臺灣總督男爵乃木希典

高島鞆之助出身薩摩

〈今鹿兒島〉藩，受西鄉隆盛推薦為明治天皇幼年玩伴之一，曾任師團長、陸軍大臣、臺灣副總督。在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四月，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成立時，新成立拓殖務省，即被任命為拓殖務大臣，九月第二次松方正義內閣成立時仍續任之，並兼任陸軍大臣。此文在七月十六日即送達臺灣，由主管地方行政之縣治課辦理陳閱，除民政局長外，也送交主管軍務之軍務局長閱覽。而在七月二十三日陳閱竣事。惟在官方的記錄，則從明治三十〈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即使用新高山之名。



上項「新高山」之命名，只傳達了明治天皇通知「莫里遜山」改稱為「新高山」，無由知悉整個命名經過。所幸在二十年後，即大正六〈一九一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四卷第十四件中，有更為詳盡的敘述，但已改列為第八門即財務門第十五類土地的公文書之中了。依該文書內容顯示，是大正六年的三月底或四月初，由當時的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長矢野目孫一少將函送總督府野呂寧技師，內容是明治三十年時的陸地測量部長藤井包總寫下的記述文，全文如下：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在製作完成新領土臺灣的臨時測圖版時，天皇對該島最高高山賜名「新高山」。當時的陸地測量部長藤井包總，記錄下整個過程如下文：

新高山命名記錄

巍峨險峻高聳者是山，堅固不動者亦是山。故古來為表現君父恩德、歌頌國家安寧，常取富士山譬喻之。此大概係因富士山是我國山嶽中之最高者，始有以致之。在明治二十八年之後，臺灣島歸我國所有，得到和富士山在伯仲之間的高山，此即是歐人所稱之「莫里遜」山。這年七月參謀本部派遣測量部人員進行全島之測量，參謀總長有栖川宮殿下，在大本營之御前會議上奏此事後，偶而談及此山名稱時，陛下宣告：測量完成之日，朕將命名之。在這之後，測量部再增派部員數班，雖土匪、「生蕃」叛亂無常，而測量區域則達政令教化所未能及之處，至去年九月始行竣事。爾來從事製



圖，至本年六月即將付印之時，殿下派遣副官至陛下所在的京都，上奏此事。這月下旬，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西上晉謁天皇，誠惶誠恐的經賜下「新高山」之名稱，乃鐫刻地圖之上，是可和富士山齊名萬古不易之名山矣。國家之增加新版圖，猶如家庭生出兒孫，兒子一出生，為父親者乃加以命名。今陛下給此島最高山命名，我等國民亦當仰體陛下愛此島如子嗣之聖德。在今上陛下治世中，我大日本領域再加上此一大島，我皇德之高較之此新高山的高度還高，國基之更為穩固，較之此不動之山還更深一籌。而敬畏之陛下更將關懷此島嶼，在此情況下，我等國民又豈可不戮力經營，以宣揚我皇威乎？

明治三十年七月

藤井包總謹識

明治三十年七月新領土臺灣ニ於ケル臨時
測圖製版成ルニ際シ同島第一ノ高山ニ「新
高山」ノ名ヲ賜フ當時ノ陸地測量部長藤井
包總之カ由來ヲ記スコト下ノ如シ

新高山御命名ノ記

巍々トシテ峻高ナルモノハ山ナリ鞏固ニ
シテ動カサルモノモ亦山ナリ故ニ古ヨリ君父
ノ恩徳ヲ表シ國家ノ安寧ヲ頌スル常ニ
譬言ヲ富士山ニ取ル蓋シ富山ハ我邦山岳
中ノ最高ナルモノナレハナリ明治二十七八年
年ノ役臺灣島ノ我ニ歸スルヤ之ト伯仲
スルノ高山ヲ得タリ歐人ノ所謂「モリソン」
山是レナリ其七月參謀本部ヨリ測量部
員ヲ此島ニ派シ全島ノ測量ニ著手スル
ヤ參謀總長有樋川宮殿下大本營ノ
御前會議ニ於テ此事ヲ奏上ノ後談偶
此山ノ名ニ及ヒシ時
陛下測量完成ノ日朕之ニ命名セント
宣給ヘリト云フ其後測量部ハ尚ホ部員
數班ヲ增發シ土匪生蕃叛亂常ナキノ間

ニ測量シ得タルモノ其區域政化ノ未タ及ハ
サル所ニ達シ昨年九月始メテ跋功シ爾來
製圖ニ勉メ本年六月將ニ之ヲ印刷ニ付
セントスルニ臨ミ殿下ハ副官ヲシテ御駐輦ナ
ル京都ニ至リ之ヲ奏上セシメテ是月下
旬參謀次長川上操六ノ西上シテ
天機ヲ伺ハル、ヤ忝クモ新高山ノ名ヲ
下シ賜ハリタリ乃チ之ヲ地圖上ニ銘刻
ス富山ト竝テ萬古不易ト謂フヘシ顧フ
ニ國ニ新版圖ノ増シタルハ猶ホ家ニ兒孫

ノ生シタルカコトシ子ノ始メテ生ル、ヤ父之

ニ命名ス今

陛下ノ此島第一ノ高山ニ命名シ給ヘル亦
以テ此島ヲ子愛シ給フノ 聖德ヲ仰キ

奉ルヘシ嗚呼我大八洲

今上陛下ノ御代ニ於テ更ニ此一大島ヲ

加ヘ

皇德ノ彌々高キコト此山ノ高キヨリモ高ク
國基ノ彌々鞏固ナルコト此山ノ動カサルヨリ
モ鞏固ナリ畏クモ 陛下ノ宸慮ヲ此

經查文中之陸地測量部是戰前日本陸軍軍令機關—陸軍參謀本部下屬機構，設立於明治二十四〈一八九一〉年八月，其業務是實施陸地測量，以製作或修正軍用及國內使用地圖，以及其他有關土地測量業務。該部設三角科、地形科及製圖科，各科再分班。部長是由陸軍少將或大佐級人員擔任。部內事務官、科長級人員

島ニ注キ給フコト斯ノ如シ臣民タルモノ
豈益其經營ニ盡瘁シテ 皇威ヲ
宣揚シ奉ラサル可ケンヤ
明治三十年七月
藤井包總謹ミテ識ス

大多由工兵科軍官擔任。以下之班長級人員才由步兵科軍官擔任，其他也有諸多測量師、測量手的編制，另外還設有修技所，以培養陸地測量人員。

依本文內容可知，日本來臺第一年，在完成臺灣島交接約一個月，日本陸軍即派測量人員來臺灣進行測量了，一直到隔年九月始完成全島測量，在測量圖版即將付印之時，才在六月二十八日由明治天皇於京都告知當時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將臺灣最高山命名為「新高山」。惟文中提及之參謀總長有栖川宮當屬錯誤。明治三十年時之陸軍參謀總長是小松宮彰仁親王，為命喪臺灣之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同父異母兄長。其前任參謀總長才是有栖川宮熾仁親王，但已在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一月病逝任內，故應是小松宮彰仁親王之誤。

附帶一提的，面謁明治天皇，並被告知「新高山」名稱之參謀次長，後來在明治三十二〈一八九九〉年六月升任參謀總長，九月並晉升大將，但因策劃對帝俄作戰計畫，操勞過度，隔年五月死於任上。之後的參謀次長田村怡與造，亦因勞心過度逝世。接著總攬陸軍對俄作戰計畫的是自願降格擔任參謀次長的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時在明治三十六十月。及日俄戰爭爆發，整個陸軍參謀本部幾乎都遷移到滿州戰場，而在東京主持留守參謀本部業務的就是工兵科出身的藤井包總。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跨世代的對話： 戰爭經驗再思考

文・圖／蔡旺洲

戰爭引發的後遺症不只是人員傷亡，更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長期的對立與仇恨，如此糾結與複雜的經驗往往是人類社會之中難以超越的一部份。國際社會與我們一樣也面對類似的戰爭議題，而回顧國外博物館對此議題的處理顯然已累積不少可以參考之處，例如位於美國以紀念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遭到迫害的大屠殺紀念館，以及德國、波蘭等地將二次大戰遺跡整修改為歷史遺跡博物館（註一）。本文限於篇幅，不擬對國外此類博物館多加敘述，但希望回到國內的脈絡，將重點置於國內博物館界對於戰爭議題的思考與可能的做法。

當代博物館發展經過新博物館學論述的洗禮之後，被視為呼應當代社會議題，參與社會變遷，做為社會發展的催化劑（註二），同時博物館應跳脫以往偏重於保存物件的取向，轉變為「

註一：參見張譽騰編譯，一九九四，《全球村中博物館的未來》，頁二六。臺北：稻鄉。

註二：參見張譽騰，二〇〇〇，《如何解讀博物館》，頁四一～四二。臺北：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人為主」的關懷（註三），尤其是博物館所在地的社區民眾。美國博物館學者博寇（G. Ellis Burcaw）主張現代歷史博物館越來越傾向關照所有人的生活，而不只是有錢人、掌權者以及名人，因此，從貧困的基層勞工到州長都應該被考慮在內（註四）。博物館學者張譽騰認為，「歷史博物館有如一面鏡子，可以讓本國國民或地方社群用以觀照自己，藉以發現自己的形象，並對他們目前所居住，以及先民所賴以維生的生活領域，尋求解釋，藉以匯聚國家或地方的集體記憶和認同…」（註五）。那麼博物館處理「戰爭經驗」，尤其是影響層面相當巨大的二次大戰，應該是極有必要的思考。

回顧臺灣各博物館處理戰爭經驗，僅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設置有局部展廳針對臺灣民眾參與太平洋戰爭之過程，從政治與軍事歷史的角度切入，有簡單扼要之敘述。另有軍方所屬各文物館，針對歷年來抗日戰爭、剿共戰役與臺海重大戰役，例如金門八二三砲戰等，以展現國軍戰果、發揚國軍精神之思維方式做呈現。可惜關於戰爭議題的描述，往往缺乏具體的基層參戰軍人的故事，也很少看到深刻、細膩的

註三：同註二，頁四一。

註四：Burcaw, G. Ellis. 1995.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pp.57.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註五：同註二，頁六五。



圖1／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烽火下的高雄」展區

當事人體驗，相對於當前博物館「以人為主」的發展趨勢，仍有努力空間。而軍方所屬各文物館過於偏重於呈現國軍戰果，其制式思維與古諺「一將功成萬骨枯」，所感慨且進而省思的戰爭無情與人命寶貴之人道關懷思維，仍相去甚遠。

臺灣文獻館過去數年以來，致力於太平洋戰爭史料徵集、人物之訪談、舉辦各項紀念活動（註六），今年三月一日以過去累積的成果開辦「烽火歲月特展」等系列活動，可視為基於前述的原則而發，我們應致上敬意，卻也暴露出臺灣整體博物館界過去對於此議題之忽視。

各地文化單位，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註六：參見李展平，二〇〇四，〈臺籍老兵，無奈的軍人〉，聯合報六月十日民意論壇版。



圖2 /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防空相關文物展示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近年以來陸續出版專書，以第一手記錄的口述歷史，逐漸填補過去對於太平洋戰爭記憶的空白之處（註七）。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學者也

陸續投入太平洋戰爭之口述歷史紀錄，累積不少成果（註八）。各地戰爭遺跡，近年以來陸續被發掘出來，如宜蘭市郊神風特攻隊基地的廢棄機場、雲林縣虎尾機場的防空掩體、嘉義縣民雄放送所（現為中廣電台廣播文化園區）、屏東縣東港大鵬灣日本海軍基地（現為大鵬灣風景區）等等（註九）。

若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透過博物館展示、教育等功能，將

註七：參見鄭麗玲，一九九五，《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以及潘國正，一九九七，《天皇陛下の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以及湯熙勇、陳怡如編著，二〇〇一，《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註八：參見周婉窈主編，一九九七，《臺籍日本兵座談會紀錄并相關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以及蔡慧玉編著，一九九七，《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註九：參見中國時報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九日C1版，〈走過烽火歲月，探索二次大戰遺跡〉。

這些史料轉化為感人的故事，成為社會大眾可以共同認知與分享的一段過程，那麼將發揮更大的意義。在觀眾參觀博物館的過程中，不論是自導型學習、互動參與、接受導覽解說，都可以視為觀眾與歷經戰爭的世代之對話，並且企圖達成雙方交流與分享的方式，這是近來博物館體驗（museum experience）的關注重點之一。對於各地文化局而言，無非是區域歷史的重新思考，更是對於地區內經歷戰爭的諸位長者表達深深的尊重與追思，頗值得各文化局決策者深思。

若從地方再發展的角度來看，保存戰爭史蹟也是保留地方發展文化觀光的潛力與價值。李展平認為，戰爭遺跡的保存，可以保存國人共同情感、集體記憶，不論是對歷史、觀光，都有重大價值（註一〇）。嘉義縣政府文化局已經注意到此議題，投入經費整修原臺灣放送協會民雄放送所的招待所（註一一），欲推動現在的民雄廣播文化園區進一步轉型，成為嘉義縣新興的文化觀



圖3／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展出的祝出征旗複製品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參見中國時報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九日C2版，〈民雄廣播文化園區游於藝〉。

光據點。

若從全球化觀點之思考出發，太平洋戰爭雖是六十餘年之前的「過去」，但是對於身在臺灣的我們瞭解「現在」，並且掌握「未來」仍有一定度的重要。若博物館界強化對於此議題之處理，其重要性將牽涉到當前臺灣社會對於整體東亞局勢的深化認識，因為當時的臺灣民眾被迫參與日本人發起的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幾乎與全東亞各國為敵。隨著戰線的延伸，臺灣青年被徵召投入中國各省分、東南亞等戰場，期間或死或傷，或是失去音訊，無從知道生死者，為數甚多。之後因為美國決定參戰，進而扭轉戰局，終結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命運，臺灣的命運隨之受到牽連。戰後亞太地區善後處理的國際政治局勢變遷，在美國、日本、中華民國等國家競相角力的國際政治結構之下，更是深深地影響臺灣命運與發展走向。若由上述觀點回顧，那麼太平洋戰爭就不只是關係日人殖民統治的終結與否，或是臺灣民眾反抗日人統治與否等殖民政治思維，而是涉及與所有人切身相關的今日臺灣從何而來、欲往何處而去的關鍵點。

值此二次大戰結束即將屆滿六十週年之際，盼望臺灣博物館界重視此議題，針對此議題做出更細膩、深入的研究，並適時地以展示、教育等方式，提出臺灣自己的歷史詮釋，並且凝聚國人共識，也盼政府決策當局重視並支持。

（蔡旺洲 任職於嘉義市公共事務關懷協會）



圖4 / 民雄廣播文化園區的廣播電臺



圖5 / 民雄廣播文化園區內的防空洞



用鮮血掙來的 霧社農校

文・圖 / 李展平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槍聲劃破歷史的幃幕，展開「不自由毋寧死」抗暴，血戰數月，灼熱的槍管彎曲，爆裂的軀體，開得比寒緋櫻殷紅，甚夥的泰雅勇士，臨死不屈，讓身體垂掛在祖先的樹林，所謂「理蕃政策」實則苛征勞役，持番刀、長茅對抗日警毒氣、飛機、炸彈，結果泰雅人橫屍遍野，變成一段台灣史的惡夢，迫使日本總督府修改「理蕃政策」，提供山胞教育機會，納入皇民教育體系，當時校名為台中州霧社農事講習所，如此「飛蛾撲火」的抗日，震驚中外，贏得一般史家稱之「鮮血掙來的學校」。

台灣光復，政府將補校改為三年制初農，收原住民子弟，一律住校，享受公費待遇。校長李少白，婉拒親友勸止，遠赴霧社就任。看到原住民學生困苦，透過跟層峰關係，爭取經費，改善

校舍、伙食，並督促學子傳承原住民舞蹈及文化，曾榮膺全省民族舞蹈比賽，連續五屆冠軍，台灣第一部彩色製片「梨山春曉」，由亞洲影帝柯俊雄、影后張美瑤主演，片中即邀請仁愛高農學生客串舞蹈表演，威名遠播。青年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先生，為訓練青年不怕苦不怕難，於民國四十二年開辦自強活動，營隊包括暑期戰鬥營、中橫公路健行隊，工程建設隊，歲寒三友會，霧社先鋒營，合歡山冬令營等，李校長擔任無給職營隊長，卅寒暑如一日，由其接待學生廿萬餘人，人說：霧社有個李爺爺，親如家人。



圖1 / 四、五0年代霧社農校，連得全省民族舞蹈比賽五屆冠軍，李校長推動功不可沒。

民國四十七年暑假，李少白校長赴大禹嶺慰問工作同仁，不

幸翻落四十餘公尺深谷，造成重大傷亡，校長吉人天相，倖免於難。在清貧素樸的年代，李校長全心投入營隊工作，有人到霧社找校長，學生會邊走邊叫：爸爸，爸爸叫得很順口。霧社高農畢業的紅歌星湯蘭花，一生中最追懷李校長；當年她來自阿里山鄒族，家庭困苦，偏又酷愛唱歌；校長視其為可造之才，經常買唱片讓她練唱，遇有廣播電台舉辦歌唱比賽，校長必代為報名，讓湯蘭花歌唱之路更順暢，果然她一路脫穎而出，不負眾望。而老總統蔣介石公多次蒞臨霧社，視察校園，與李校長合影留念，並親書「大德敦化」賜贈，在威權時代，一位深處邊陲的校長，能夠獲得老總統的賞識，一再以行動慰勉鼓勵，如此殊榮，得來誠屬不易。

四、五0年代，仁愛鄉尚落後，舟車不暢，而李校長以校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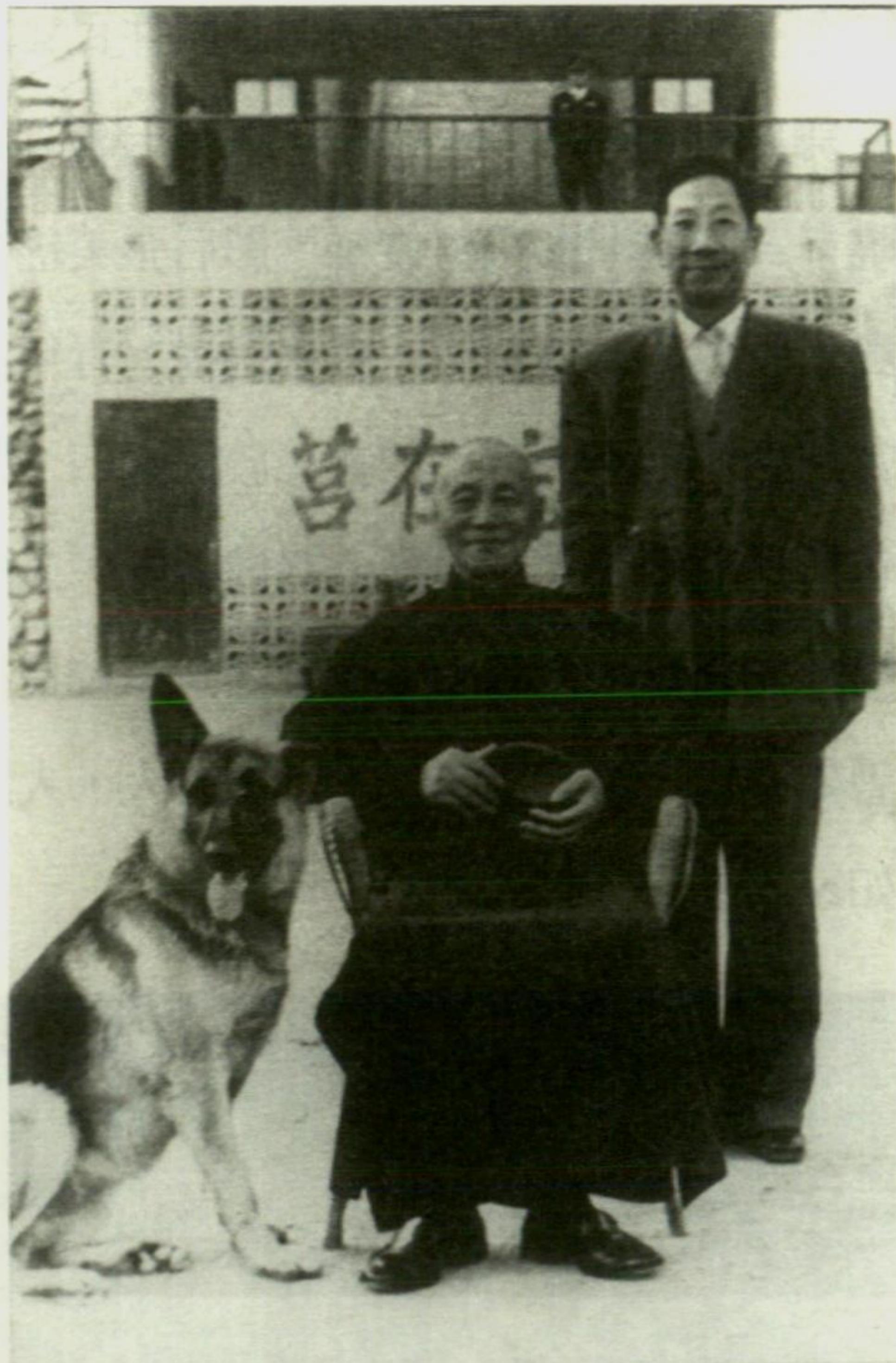


圖2 / 民國39年元旦，老總統巡視「霧社農校」，對李少白校長治學之勤勉極為讚賞。兩人合影校內。

，守著孩子，守著寒梅、李花、緋寒櫻，萬紫千紅在綠葉間抖動，故霧農校園有「香雲海」之美喻。民國三十七年，該校僅有一班學生、五棟破陋教室，無人願屈就的學校，前後換五任校長，呆不了一年走人；李校長從養蠶、縫紉，補習等特殊教育起，打造台灣原住民的平民教育，培植他們擠身軍公教、警及各級民代，這種公費教育對改善原住民的社會地位大有助益，無響亮口號，卻撐起原住民文化天空，至今他們猶念念不忘這份情。李校長於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往生，享年九十一歲，學子每思及校園晨昏共處，難忍奪眶淚水。前陣子，公視播映「風中緋櫻」許多人誤認：凡櫻花皆日本特產。其實霧社與陽明山櫻花，皆屬台灣野櫻，分布大陸中南幾省，別名福建山櫻桃，它在山林容光煥發，



圖3 / 李校長治校三十餘年，一直以校為家，創下同校服務時間最長的校長。

是極美的原生植物。李校長率師生栽了數千株緋寒櫻，經數十寒暑，成千上萬遊客看到一片櫻花海，打心底陶醉。這種台灣野櫻，比日本富士櫻、吉野櫻、廣島櫻更美，花期更長。其女婿說：老校長曾自許「樹木樹人」的匾額，猶掛在校長室裡，受之無愧。

重回霧社高農，原本坎坷不平的斜坡校地，經李校長商請工兵部隊「移山倒海」，已改善許多；群樹茁壯，好風景裡埋藏少年的好時光，小樓台高懸少年摘星夢，所不同的，樓台無恙，卻不見當年以校為家的李校長；故人的呼喚，往往是歲月的傾訴與歷史詠嘆，我彷彿看見赤楊樹下，老校長俯身翻閱他遺留在校園的腳印，一張張蘊含生活光影的老照片，有李校長抱錦蛇著迷彩裝，有白雪合歡山橫渡，有碧湖晨昏沙龍連拍，以及霧社農校眾多照片，一寸寸膠卷，皆呈現對故人、校園



圖4 / 李少白校長擔任合歡山寒訓營隊長三十餘年，學生不下二十萬人。

學子，碧湖不捨的懷念，尤其老校長是業餘攝影高手，這些黑白影像，延續了他在山地鄉不朽生命。

(李展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



攝白少李 合歡晴雪

圖5 / 霧社高農校長李少白亦是業餘攝影高手，其作品「合歡晴雪」光影的掌握，焦聚縱深極佳。



林內鄉九芎林 模範部落的見證— 中川總督親臨紀念碑

文・圖／劉澤民

一、蔡東信無私的收藏

從網路上找到林內鄉文史工作者林正立報導，林內鄉蔡東信收藏有中川健藏紀念碑，筆者即與蔡先生取得聯繫，並於九十三年六月一日與本館張編纂炳榮前往採拓。想像中蔡先生可能會像其他的收藏者一樣，質疑拓碑工作是否會損壞石碑，或者是視為珍藏不讓我們採拓。但當我們到達時，蔡東信對於我們前來拓碑非常歡迎，使我們的憂慮煙消雲散。詢問石碑位於何處？他表示暫時將石碑放置樹下，正面朝下，但採拓之前先要我們參觀他的庭園，他表示在這個園地上不使用農藥破壞生態，提供鍬形蟲的生長空間，有意提供學校生態教學。看完自然生態之後，經蔡先生及其友人林朝寶協助共四人，才將重達兩百斤的石碑翻回正面，並搬到空曠地，以便於摹製拓本。他謙

稱自己學歷雖然不高，會保存這一塊碑，就是希望有人來進行研究。雖然與蔡東信初次相遇，但可感覺到蔡東信關懷鄉土文史和自然，是愛護鄉土的實際踐履者。（如圖一）



圖一 / 中川總督親臨紀念碑收藏者蔡東信先生

二、採拓經過

詳細審視該石碑，發現字痕全部被水泥填滿，蔡東信說：「在光復初期政府曾規定，凡關係日本紀念性之建築物或日本年號一律拆除。所幸這塊石碑被破壞的方式不是將所有字跡敲除，而只是用水泥填補。」在將碑面泥土洗淨之後，開始將字痕凹槽內的水泥敲除，蔡東信熱心地拿出錘子及工具，搭配我們帶去的鋼釘，逐字地將水泥敲除（如圖二）。在敲除水泥時，蔡先生表



圖二 / 蔡東信
(右) 協助敲除碑
文中水泥。(攝
影: 張炳榮)

示：「這塊石碑本來豎立在林內鄉九芎村大同路與中央路交界處，該土地地主整地時將石碑棄置，我覺得任其毀壞十分可惜，所以才將石碑帶回現址。」三個人小心翼翼工作二個半小時，終於將水泥清除完畢。再經過一個小時，才完成拓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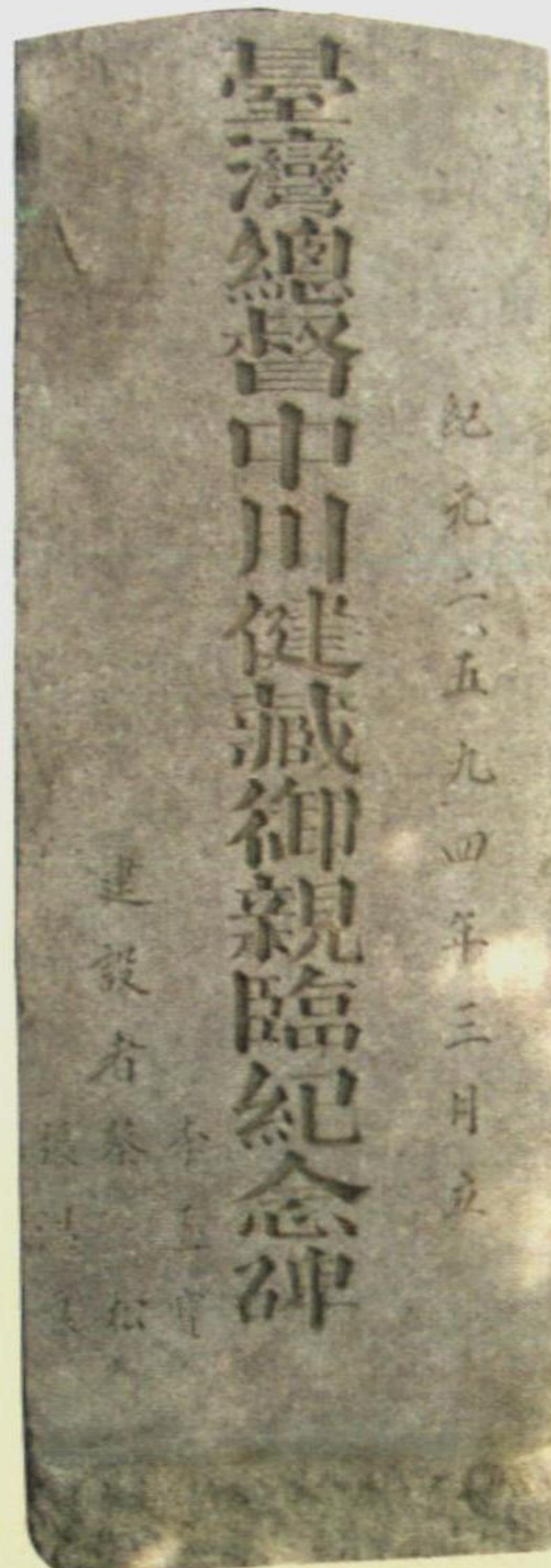
該碑高一百二十七公分（不含碑腳）、寬四十八公分，材質為大理石，碑體型制為長方形，碑首略圓，是臺灣傳統石碑造型，而碑文則陰刻深刻，字腳垂直，屬於日本風格；此碑正顯示臺、日兩種文化交溶的結果。碑文為「紀元二五九四年三月立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御親臨紀念碑 建設者李玉寶 蔡松 張溫良」，共三十五字。（如圖三）另詢問村中老者，表示該石碑基座有兩層，第一層約有二公尺見方，石碑連基座高約三公尺，大約是在民國四十八年到五十年間被拆除，原因是該路口常發生車禍，重新在該碑址設立「阿彌陀佛」除煞碑。

三、碑文解讀

為什麼會有這塊紀念碑，蔡東信先生表示只知道是因為總督蒞臨而立，但總督為何而來則不甚清楚，而林正立口述訪談紀錄亦僅說是「中川健藏是臺灣第十六任總督，任期自昭和七年（1932）五月至昭和十一年（1936）九月，在任期間曾抵林內，地方民眾大掃除歡迎。」¹顯然這塊石碑地方人士只知其果，而不知其立碑的原因。

要瞭解這塊石碑的來龍去脈，首先要瞭解中川健藏總督其

人。中川健藏(Nakagawa Kenzo)，日本新潟縣人，明治八年（1875）生，1902年畢業於東京帝大，高等文官考試及格，曾任東京府知事，昭和七年（1932）五月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其政績包括舉辦第一次臺灣地方選舉、舉辦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等



圖三／清理後之中川總督親臨紀念碑

¹ 林正立，我愛林內。<http://www.ntw.com.tw/lsm/0081.htm>

，於1944年去世。²他是臺灣九位文官總督中的最後一任。³其次「紀元二五九四年」到底是什麼年代？經查「紀元二五九四年」即是「皇紀二五九四年」，皇紀元年的推算方式，是以推古天皇九年(西元六〇一年)為基點回溯算一二六〇年，得出是西元前六六〇年，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是謂「神武紀元」。故而二五九四減六六〇，可換算為西元一九三四年，即是昭和九年。最後解讀石碑建設者「李玉寶 蔡松 張溫良」三人。張溫良為九芎林東北方乾溪聚落的有力人士，是日本人坂根氏的義子，經營砂石業。⁴蔡松是九芎林庄在地人，昭和年間曾擔任林內庄第六保保正⁵，開設漢藥房，是附近有名的醫生，甚有醫德，對窮人常免費施藥，而其醫術更高超，傳說某病人病勢沈重，其家人向蔡松買藥，忘記將藥投入藥壺中，僅喝壺中之水，病勢竟然痊癒，顯示病人對蔡松醫術藥方之信賴

2 顧力仁，《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頁22至23。中川總督事蹟可參見曹玉昆〈日據時期歷任臺灣總督小傳及施政概述〉，《史聯雜誌》第十四期，頁六三至八三。

3 文官總督共有：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九人，一直延續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被稱為「文官總督時代」〔1919-1936〕，其後由海軍大將小林躋造接任，結束文官總督時代。

4 林正立，我愛林內。<http://www.ntw.com.tw/lsm/0081.htm>。

5 參見「林內神社建立紀念碑記」，該碑位於林內鄉林內公園內。

。李玉寶（又名李寶）是本碑豎立的主要人物（如圖四），中川總督到九芎林休息之處即是李玉寶宅（如圖五）；父親李詳、母親陳氏錦，明治十一年七月十日生，⁶昭和年間曾擔任林內庄第七保保正⁷，昭和二年擔任九芎林鎮安宮董事，重建鎮安宮，當時不只經營農業，在林內庄還有油車及碾米廠。

瞭解人物與時間後，當然最重要的是總督為何事到過這裡？此石碑立於昭和九年三月，亦即總督親臨此地當在三月以前，但到底是什麼時候？時間當然是在昭和七年五月到昭和九年三月



圖四／前左為李玉寶，前右為林內公學校校長奧協彊，後右為李玉寶之子李憲章，後左姓名不詳。照相時間為昭和十六年。（施繼翔翻攝）

6 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2733冊第2件第25張。但李玉寶兒子李憲章表示，祖父應為「李祥」而非「李詳」。

7 同註4。



圖五／九芎林李玉寶宅遠景，左前花圃原為水池，現已填滿。



圖六／九芎林李玉寶宅近景，原屋頂已換為水泥瓦，甚難想像總督蒞臨時之風采。

中川總督有視察地方建設的計畫，可把中川總督蒞臨時間確定在三月十七日後，但總督是否成行？在昭和九年三月十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報導標題「臺南高工開校祝賀 中川總督幣原總長等及重要官民五百餘名列席」⁹，可知中川總督確有南行視察之舉。再查三月十六日日文版報導「中川總督為臨席於臺南

之間。查《臺灣日記》並無中川總督到此地的記載，但在昭和九年三月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則預告報導：

「總督來期 中川健藏總督為巡視郡下模範道路及模範部落、社會教化，訂十七日蒞斗。由斗南下驛車，即移乘自動車，視察古坑、斗六海豐崙模範部落。」⁸

從這段行程預告，顯然

8 昭和九年三月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

9 昭和九年三月十七日《臺灣日日新報》。

高等工業學校落成式並第一回卒業式…于式後視察台南州下魚塭、曾文溪護岸工程、製糖會社，十九日歸北云。」¹⁰確定總督在參加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開校式後，預定一路視察北上。在三月十九日《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報導「巡視の中川總督 吳鳳廟に詣ブ」，而次日漢文版報導「臺南州二市十郡產業道路完成 中川總督視察談」，同日報導文末記載「中川總督視察臺南州下完畢」¹¹，此後即無中川總督相關視察報導。

在文字資料未能查總督蒞臨情事後，筆者轉向耆老訪問，終於訪問到立碑者李玉寶兒子李憲章，李憲章已八十五歲，表示親身經歷總督來訪之事。總督來九芎林是為了視察模範部落，他描述總督來訪的情形：「總督蒞臨時，道路每五十公尺派一位警察，一里派一位便服憲兵站崗，上午十時到達，總督從村頭進入，到我家休息。為了總督蒞臨，我家特別準備六隻花邊華麗的大藤椅，供總督及臺南州知事、斗六郡守等人坐，但是臺南州知事等人不敢就位，只有總督一人坐著，其他的人都站者。大約在九芎林視察三十分鐘後離去。」再向李憲章請教九芎林如何成為模範部落，他說：「九芎林成為模範部落有三個事

10 昭和九年三月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

11 昭和九年三月十九日《臺灣日日新報》。

蹟：第一是教育水準提昇，當時我父親將家中左右護龍，提供作為老、中、少三個學級學習國語（日語）之場所，分日夜上課，所以識字率較附近村落為高，其中有一位張氏抱在八歲時得到臺南週國語演講比賽第一名。其次是村內環境衛生（排水溝）之建設，九芎林在道路兩邊建設排水溝，並在道路兩旁種植桃樹，每當春天來臨之時，桃花燦爛綻放，道路兩旁有如添上一層粉紅的煙花，可說是人間的桃花源。第三是基礎交通建設，當時建設兩條九芎林往外之產業道路，便利貨物運輸。總之當時九芎林的建設在附近村落中是首屈一指的。」

從這塊碑的存在，可以證明中川總督確實到斗六郡九芎林視察，但重點是九芎林庄曾經的燦爛歲月，想像溝水潺潺、桃花夾道的情景，與現今九芎林社區環境對照，是截然不同的風貌。蔡東信有意將石碑重新立起，李玉寶後代亦表示贊成，但重新立碑的目的不應只是凸顯總督蒞臨的虛榮，而是豎立以往如桃花源的部落環境指標，拾回九芎林村民共同記憶，作為努力營造社區的目標。

（劉澤民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

九
御親臨紀念碑
三月九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臺灣文獻 別冊 10

編輯委員 / 李筱峰 戴寶村 林美容
劉峰松 林金田 蕭富隆
劉澤民 陳文添 林文龍

發 行 人 / 劉峰松

總 編 輯 / 林金田

主 編 / 陳聰民

編 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美術設計 / 張仲宜

出 版 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 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 話 / 049-2316881-403・407 (分機)

傳 真 / 049-2329649

電子信箱 / twhc@mail.th.gov.tw

印 刷 者 / 洪記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陛下ノ御代ニ於テ更ニ此一大島

ノ彌高キコト此山ノ高キヨリモ高
カ彌鞏固ナルコト此山ノ動力サナ
ムナリ畏クモ陛下ノ宸慮ヲ



ムス今

タルカコトシ子ノ始メ生ルヤ

此島第一ノ高山ニ命名

子愛シ給フノ

聖德ヲ仰